

跑口外

狼牙瘦龙
● 作品

一个酬勤堂，一个贵福庄
两个商号间，一段你争我斗的兴衰史
一个爱国商人，一个侵略阴谋
塞外草原上一曲悲怆恢弘的浩然长歌



中国华侨出版社

跑口外

狼牙瘦龙
●
作品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跑口外 / 狼牙瘦龙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13-2344-6

I. ①跑… II. ①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8986号

● 跑口外

著 者 / 狼牙瘦龙

出 版 人 / 方 鸣

选题策划 / 刘连生

责任编辑 / 兰 轩

特约编辑 / 王文新

封面设计 / 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 / 新兴工作室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00mm×970mm 1 / 16 印张 / 21 字数 / 250千字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344-6

定 价 / 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土地	001
第二章	水源	021
第三章	开店铺	033
第四章	收获	048
第五章	卖酒	070
第六章	姻缘	093
第七章	盖七省	113
第八章	部票	120
第九章	建学堂	125
第十章	匪患	128

第十一章	伍氏剿匪 ▼ 150
第十二章	牧民抗垦 ▼ 166
第十三章	遭遇鼠疫 ▼ 185
第十四章	再创商机 ▼ 198
第十五章	虎视眈眈 ▼ 216
第十六章	与魔共舞 ▼ 233
第十七章	虎口逃生 ▼ 254
第十八章	乱世英豪 ▼ 278
第十九章	收复多伦 ▼ 305

◀ 逃难奇遇 ▶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中旬，八达岭长城在阳光下绵延，远处的山头上有积雪，城墙在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黑了。居庸关隘口来了两辆马车：一辆车拉着人，另一辆车拉着东西。守门的两个官兵见到马车走了过来，一个官兵问道：“哪来的？去哪？”赶着篷子车的长胡子说：“济南的，到张垣走亲戚。”另一个官兵上前，掀开篷子车的棉帘，两眼巡视着车里人说：“下来，都滚下来！”

篷子车里的人陆续下了车，其中有一个中年人打扮稍微好一些，他穿着绸子棉袍，看样子像个管事的。另外一个年轻人被这么一折腾，不停地咳嗽。官兵对着城墙上贴的通缉犯的画像，对车上的人一个个地审视，像拎着牲口一样，把这些人扒来扒去。

“车里有没有违禁的？”一个官兵说着话的同时抽出刀去捅车里的包裹。中年人靠近他，说：“兵爷，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别劳您费心了。”中年人的手被宽大的袖口拢着，他用一只手握住了官兵的手，袖口便拢住了两个人的手，官兵摸到了一块递上来的硬硬的东西，凉凉的，他知道那是银子，于是大声嚷嚷道：“没事了，放行。”

官兵粗野地挥了挥手，像赶牲口一样招呼他们上车。一帮人慌乱至极，乱哄哄地往车里钻。赶车的急忙驾车，大喊“驾，驾”，鞭子甩得啪啪响。车轱辘也吱吱作响。车跑出了两里地，赶车的长胡子在前面大声问：“老爷，是不是慢点，好让



马歇歇？”车里的中年人说：“再跑远点，到了坝上，咱们就安全了。”

另一辆车上赶车的青年也奋力地打马，片刻，马呼哧呼哧喘着，身上挂满了汗珠，热气腾腾的。过了一个拐弯，便看不见身后的路了。车里的人因为颠簸而忐忑不安，中年人掀开棉帘，说：“接着跑，活命要紧。”这些驾车奔跑的人，惊动了四个黑衣人，他们伏在路两边的山石上，一动不动。

忽然间听得一阵马蹄声，如同紧锣密鼓，马的嘶叫声随之而来。一队官兵拐过弯扑过来，为首的一人抽出长刀挡住了去路，随之上来七八个骑马的官兵围住了两辆车。一个官兵拿刀架在前面赶车的男人的肩上，喊道：“停下，追查逃犯，有罪者快快下马伏法。”

一个黑脸的官兵拿刀架在后面赶车的那个青年人肩上，那青年脸色煞白，两眼盯着刀锋，小心翼翼地从小车上滑下来。一个官兵用刀挑开马车上的棉布帘子，喊道：“统统下车。”马车上的人狼狈地从车里钻出来。

“跪下，都给我跪下，你们是不是金丹道的？”所有人都跪下了。赶车的青年虎头虎脑地问道：“金丹道是啥呀？”一口山东口音。

一个官兵来到队前，打开画像，另一个官兵用刀鞘挑起穿着讲究的中年男人的脸，对着他仔细地端详，然后摇摇头，他们这样将一群人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于是为首的官兵下令道：“行了，撤，他们是山东的，跟咱们要抓的人没有关系！”一群兵呼啦啦上马疾驰而去，很快就消失在山岭中。

马车上的人惊魂甫定，依然跪在地上。青年男人说：“爹，他们走远了。”赶车的大胡子扶起中年男人。中年男人抹了一把脸上的虚汗，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但愿老天保佑我们。”

这些人正是从山东淄博逃难的伍家。这次远行，他们总共有八个人：伍兴友一家，包括伍兴友、其妻子伍赵氏、儿子伍家泉和伍家溪（十三岁）；管家一家人，伍占亿、其妻及儿子伍福顺（十六岁）；还有伍兴友的弟弟伍兴国，刚刚二十二岁，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常年咳嗽。

一行人驾了两辆木架子车，其中一辆车是加篷的，远行中供家人坐在车里，一辆是敞篷的，拉着所有人的铺盖和生活用品。正月里，他们怎么会逃难呢？原来伍家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亲戚身居翰林，犯了大事，传闻要满门抄斩，于是急信通知他们到口外多伦避难，且那信里安排他们可以去找多伦的一位教书先生刘成康，加上伍家泉的舅舅赵沛生多年以前在山东犯了事，也逃难到了多伦，经那

刘先生的帮助，也在多伦落下了户。

伍家人休息了一会儿，又挤上车。他们刚走出不到十米，忽然来了一阵风，风里的雪沫闪着奇幻的光，北面的黑云压了过来。寒冷似乎从天而降，不仅可以感觉到，也可以看到，只一会儿，伍占亿的眉毛和胡子已经结冰，亮晶晶的。他手中的长鞭，已经被冻得僵硬，甩在空中发不出响声，像挥舞着铁棍。

更大的风又来了，地上的石头似乎也松动了。片刻下起了雪，大风把雪化成了利箭，所向披靡。半个时辰之后，风小了，雪势渐强，百米之内灰蒙蒙一片，山看不见了，路也看不见了，天地一片苍茫。伍家人第一次来到关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寒冷的天气，深怕在这荒山野岭中遇难。拉敞篷车的那匹马，年纪稍微大一些，显然有些受不了关外的冷，站在那里不肯动了，任凭伍家泉甩鞭子，也不肯挪一步。

伍兴友从车里钻出来，他担心马冻出毛病。伍占亿赶的那辆车，那马正值壮年，显然要耐寒一些，不过，也开始打喷嚏。而伍家泉赶的那辆车的马索性趴在雪地里，不想动了，伍占亿拉它，它不起来，车大梁都支在地上了。“快点，把车卸了，这马不行了。”伍兴友说。伍家泉说：“爹，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得扔下一辆车，倒出一匹马来拉东西。”

于是伍占亿和伍家泉忙着解绳索，由于天冷，绳索僵硬得很，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车套解下来。没有了负担，马似乎轻松一点儿，可是依然趴在地上不肯起来。大家一商量，把那辆篷子车扔下，敞篷车里的东西都是生活必需品，是不能扔的。人可以坚持一下，跟着车走。雪已经淹没脚脖子，篷子车里的老少都下车了。伍兴国的身体蜷缩着，咳嗽两声，像一只张合的弓。伍兴友知道，如果不能及时赶到取暖的地方，最先失去生命的会是他的这个弟弟，想到弟弟生来命运多舛，心中悲凉无比，禁不住对着雪天长叹：“老天爷呀，你倒是开眼呀，你救我们伍家一次吧！”

也许是上天显灵，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音，雪地里出现了一群人，有二十几匹马，有的马上坐着人，有的没有。为首的是两个男人，穿着蒙古袍，身形高大。后面跟着两辆两匹马拉着的车，有一辆车是带车厢的，估计有人坐在车厢里。伍占亿一看有了救星，冲到路的中间，挥着手大喊：“救命呀，救命呀！”马队前边跑着的两个男人抽出鞭子，一个说：“哪来的？滚开！”

不远的石头上，趴着的那四个黑衣人身上已经盖了雪。其中一个说：“他们



人很多。”一个说：“不管那么多，我们只要杀了蒙古人就行，一看他们就是有权有势的蒙古人，绝对不会错。”刀被拔了出来，闪着寒光。四个黑衣人叫喊着冲向马车。

伍家泉想不到在这里碰上江湖刺杀，兴奋且紧张，他朝跑在最前面的那个黑衣人甩了一鞭子，啪的一声，那个黑衣人愣住了，停下来。马队前面的蒙古汉子打马冲过来，懒得拔刀，连刀带鞘劈头盖脑砸下来，那黑衣人一屁股坐在地上。紧接着上来几个蒙古人，把其他三个黑衣人也拿下了。

“索棱格，他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行凶？”马车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那个被叫做索棱格的青年武士上前去，从其中一个黑衣人身上搜出一个腰牌，辨别之后发现黑衣人是金丹道的人。于是，索棱格走到车前说：“主子，他们是金丹道的人，是不是把他们杀了？”

车里的人说：“算了，放了他们吧，他们就是一些不知深浅的普通汉人，让他们回去过日子吧。如若伤了他们的性命，说不定会引起蒙民和汉人之间的争斗。”索棱格说：“喳，我这就去办理。”

索棱格来到几个黑衣人跟前说：“你们走吧，不要再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不要再闹什么金丹道，这次我们主人不追究你们。”四个黑衣人赶紧爬起来逃命去了。

伍家泉斗胆上前，对蒙古人说：“这位英雄，能否行个方便，我们的马不行了。”由于伍家泉刚刚出手帮忙，索棱格点了一下头，回到马车旁边，向主人低语了几句，折回来问道：“你们到哪里去呀？”伍家泉回答：“到张垣。”车里人说道：“这冰天雪地的，他们没了马估计是到不了张垣了。送他们一匹马吧。”

伍家泉闻言上前，对着车施礼道说：“在下冒昧地问一下恩人尊姓大名，如若有机会，一定报答救命之恩。”

车里的女人轻描淡写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伍家泉知道对方不方便透露姓名，于是退了下来，但还是忍不住向那辆马车的小窗户上看了一眼，他在窗帘的缝隙里看见一泓秋波，瞬间感觉一道电流击中了他的心扉。

蒙古人的车开始启程，大队人马很快消失在风雪中。伍兴友连忙招呼家人向着远去的马队行礼参拜。

伍家一行人得到了帮助，很快到了张垣。伍兴友先安排家人住下，然后带着伍家泉去多伦。张垣北城门（大镜门）一百米远的地方是西沟，那是著名的皮毛

集散地。

伍氏父子在西沟的商铺里遇到一个山东济南老乡，那人开了一个百货铺。由于伍家打算以后在这条商道上有所作为，便刻意与那人交往，得知那人名叫李有才。伍家泉和伍兴友继续向兴和古镇（今张北县）方向走，看到前面有个二十多人的马队，于是便跟随马队向前行进。

山路弯弯曲曲的，伍家泉父子与前面的人马保持着一里左右的距离，待来到一片开阔地带，前面马队突然有三个人骑马掉头，直奔伍氏父子而来。来到伍家泉面前，其中一人抱拳于胸前，中气十足地问：“二位英雄是哪路的？为何跟随我多时？”另外两个蒙古汉子哗地抽出刀来，刀锋对准了伍氏父子。

伍家泉有些慌张，下了马，作揖说：“这位好汉，你误解了，我们不是绿林中人，我是个读书人，恰巧路过此地，因担心路上有匪人，所以跟随着你们求平安。”那蒙古人对伍家泉的话半信半疑，坐在马上审视着伍氏父子二人，突然说：“把你的手伸出来让我看一眼。”

伍家泉伸出手，他的手细长白嫩。那人看了之后一拽马缰，脚下轻磕马肚，那马便掉转方向窜出去，一道烟尘，已经回到了前面的队伍。另外两个蒙古汉子则留下来盯着伍氏父子。那人向身着紫红色长袍的女子汇报了些什么，女子向伍氏父子这边观望了一下，似乎交代了一些什么。过了一会儿，那蒙古人便策马返回，对伍氏父子说：“你们可以跟随我们走。”

稍作休息，前面的队伍加快了步伐，伍家泉根据之前看过的地图估摸他们要在傍晚之前赶到善坊堡（地名）。回头看去，张垣城灰色的城堡只剩下了轮廓。转眼间太阳西移，很快被山尖挂住了，山里变得明暗斑驳，再回首，古老的张垣城已经消失在茫茫山岭之中。

路过“善坊堡”的界石，又过了一道山梁，前面便是坡地，舒缓了许多，路也宽了，几处客栈的幡子随风飘舞着。

那队人马径直去了一家客栈，那蒙古青年又过来对伍家泉说：“兄弟既然是读书人，我家主人有问题想向你请教，你们还是跟我们同住一个客栈吧。”掌灯时分，蒙古青年过来打招呼，说：“我家主人请你去一趟。”伍氏父子随那青年去了客栈的堂屋，进了门，两个穿紫红色蒙古袍的年轻姑娘向伍氏父子施礼，伍家泉心中一震，莫非这家主人是女子！进了客厅，伍家泉看见了穿紫红色袍子的女主人，她是一个年轻女子，戴了一顶白色的狐皮帽子，帽边镶着红色的水绸。



女子的旁边站了一名侍女。女主人没有说话，示意侍女上茶，再看那茶具，竟然是景德镇的白瓷，薄如纸片，茶水在盏里显出油绿。仆人把茶盏送上来，伍氏父子各品一口，那是上等的毛尖。女主人问：“怎么样，这茶还入口吧？”她脸上表情淡然。伍家泉看了一眼父亲，伍兴友示意他回答，他说：“是好茶，只不过我见识少，不敢妄加评论。”

女主人笑了，说：“你们汉人就是这样，假惺惺的，好就是好，何必说自己见识浅。”

伍家泉作揖以示歉意。女主人说：“用不着这么多礼节，索棱格说你是个读书人，我正有个问题要请教你。辛弃疾写过一首词叫《破阵子》，前句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下句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你知道吧？”她的眼中充满问询的意味。伍家泉说：“我知道这首词，不知有什么可以效劳的？”

女主人说：“前一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八百里分麾下炙’是什么意思。”

伍家泉笑了，说：“在这里，‘八百里分麾下炙’的意思是将军以烤牛肉犒赏士兵，八百里指的是牛。”

女主人睁大了眼睛，说：“原来是牛啊！我以为‘八百里’是表示路程呢。”

伍家泉说：“这是稼轩居士（辛弃疾又称稼轩居士）引用的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汰侈第三十》，说的是有两个人比赛射箭，赌物是一头牛，那牛的名字叫做‘八百里驳’，其中的一方胜了，要杀牛犒劳大家。在这首词中，取了‘八百里’三字，同时，词中表达的语义与典故中的相近，情境也靠拢，典故中讲射箭的事情，词中讲军营的事情，都有箭，所以引用典故能够起到引人联想的作用。”

女主人恍然大悟，说：“原来如此。牛可以叫八百里驳，是不是因为它可以跑八百里？既然如此，我的马应该叫千里飞了。”

伍家泉笑着说：“当然可以了。”

女主人受到夸奖而高兴地拍起手掌，眉开眼笑道：“只不过这‘千里飞’不如‘八百里驳’古怪，也不是典故。对了，我还有一匹马，是黑色的，曹操说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那匹黑马就叫‘千里志’。”说到这里她兴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伍家泉借机大胆地端详她的脸：明澈的眼睛，丰润的脸庞。女

主人感觉到伍家泉在端量自己，脸色微红，又正襟危坐，不说笑了。伍家泉面露尴尬。

伍兴友打破了僵局，他说道：“冒昧地问一下，小姐是否从京城过来？”女主人点了点头，伍兴友继续说道：“你们在来的路上是否碰到一户人家遇难，并赠送了一匹马？”她又点了点头。伍兴友大惊，招呼伍家泉施礼长拜，说：“我们就是你救的那家人。”她面露惊讶之色，问道：“怎么就剩下了两个人？”伍兴友说：“其他人已经安排在张垣城里住下了。”她问道：“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伍兴友说：“去多伦淖尔，投奔那里的亲戚，看看能不能做点生意。”这时，守在门外的索棱格进来，在女主人的耳边低语几句，女主人挥了一下手，仆人又上来续茶水，她说：“请喝茶。”（送客的意思）。伍兴友明白女主人的意思，于是对她说：“明天还要赶路，不多打扰了。”

待伍家父子出了屋，走远了，索棱格来到屋外，对着房顶和墙角的黑影说：“几位英雄请现身吧，有什么事情当面说。”

房顶上于是跳下来两个人，一身短打，过了一会儿，一个大汉也从墙角的黑影里出来，他冲索棱格抱拳，说：“在下是张垣的守城尉陈铁头，请问英雄怎么称呼？”索棱格说：“既然是张垣都统府的人，就请借步屋里讲话。”

自称守城尉的陈铁头让两个手下在外面守着，他跟随索棱格进了屋，见到蒙古女子，抱拳道：“在下张垣守城尉陈铁头，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女子示意下人递上一块腰牌，晃了一下，陈铁头慌忙下跪说：“小的该死，多有冒犯，请恕罪。”索棱格见状，追问道：“你们为什么跟踪我们？”陈铁头说：“小的不知道是那王府的人，只看到你们人多，且都是蒙古人，怀疑你们跟独贵龙有关系，便多加注意。”

女子说：“多加注意？人都爬到房顶上了，把我们当什么了？”陈铁头赔不是说：“小的该死，小的没有接到通报，不知是王府的人，否则就是打死我也不敢。”闻言女子说道：“光知道注意独贵龙，金丹道你们就不好好管管？！”

陈铁头说：“小的确实接到过线报，金丹道在张垣有露头，但他们成不了大气候。”索棱格说：“我们过了八达岭就遇上了他们。”陈铁头说：“小的知罪，不知结果如何。”索棱格说：“我们主子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去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搞什么金丹道。”陈铁头说：“这些人都是愚顽不化的主儿，恐怕不会依了你们。”索棱格说：“如若伤害了他们，岂不成了他们再闹事的口实。”



陈铁头点点头。

女子又问：“你这是要干什么去？”陈铁头说：“去多伦公干，让佐领巴尔虎加强防卫，伺机清剿金丹道：并注意控制独贵龙。”索棱格不屑地看了陈铁头一眼。女子示意索棱格让陈铁头走。

第二日伍氏父子刚出客栈，便见蒙古人的队伍已经整装待发。索棱格过来打招呼，邀请伍氏父子同行。伍家泉打马来到蒙古女子的马前，她骑的是一匹红色的大宛马，这匹马比其他的蒙古马高出二十厘米左右，马腿细长，威风得很。她的身边跟着同样的一匹马，是黑色的，毛发油亮，那是她的备马。

也不知为何，伍家泉的马直打响鼻，一副很不情愿上路的样子。蒙古女子似乎看出了问题，说：“依我看，你们的马又有问题了。”伍家泉不明就里，问道：“有什么问题？”女子没有回答，对索棱格交代了几句，他便走了。女子对伍家泉说：“昨晚只顾说话了，忘记请教尊姓大名。”

伍家泉有些犹豫，因为他们正在逃难之中，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姓名，但又一想，既然人家已经救过自己一回，自己也要坦诚相待，于是说道：“姓伍，名家泉，字清露，山东淄博人氏。”这时，索棱格追过来说：“昨晚店小二把咱们的马关在马棚里，把这位兄弟的马拴在马棚外了，估计受了伤寒，走不了多远的。”

女子正色道：“伍兄弟，看来你又要没有马骑了，你们到多伦淖尔还有四百里的路程呢，我看你还是把马寄养在客栈，让他们给你侍候好，换骑我的马吧。”索棱格把黑骏马牵来，伍家泉骑上黑骏马，感觉自己威风极了。

蒙古女子说：“我骑的这匹叫千里飞，你骑的那匹叫千里志。”

这两匹马自小一起生长，由蒙古女子养大，相互亲昵得很，互相探头来嗅着。小姐一磕马肚，千里飞“得得得”跑出去，那千里志也不示弱，跃起追赶。随从领会小姐的心意，故意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伍家泉并不精通骑马，跑得快了，心里紧张，两眼发直，蒙古女子看了哈哈直笑，一路上便教他骑马。

一路上，两个人谈谈诗歌，观赏北国风光，于是在伍家泉眼里，塞北的冰天雪地也变得明媚无比。天高气爽马蹄轻，一路疾驰，上了坝，过了兴和古镇，又经过一日的路程，便来到雪原腹地哈毕日嘎，眼前豁然开朗。无比湛蓝的天空，如同巨大的蓝色透明的碗扣在雪原上。朵朵白云如棉花挂在低空中，似乎伸手可摘。雪原绵延千里，积雪熠熠生辉，偶尔一处裸露出黑色的山冈，如国画中的墨染。一条马踏出来的路，黄色的，如同绸缎，飘扬至天地交接之处。

蒙古女子策马扬鞭，飞了出去。千里志也跟着。上了一个岭子，她立马站住，指着前面的岔路说：“你们去多伦，要径直向东走，我要去苏尼特右旗，向北走。”伍家泉想不到马上就要分手了，怅惘无比。伍家泉问：“日后我怎么去拜访小姐？”蒙古女子说：“我叫娜仁，你到了苏尼特右旗就能打听到我的。”然后，她给了伍家泉的马一鞭子，那马向着东边的岔路跑去，刚跑出百米，娜仁小姐的千里飞嘶鸣两声，千里志掉转马头直奔娜仁的千里飞，千里飞也奔过来，两匹马接近了，马首相接，似乎在低语。娜仁娇怨地说：“你还不如马呢，它还不知道恋恋不舍，你就这么狠心肠。”

伍家泉脸红了，说：“感谢娜仁小姐一路相助，在下一辈子都难以报答。”娜仁小姐说：“你们汉人的风俗就是白拿人家的东西吗？这么好的马给你骑，也不表示一下？”伍家泉的脸更红了，急忙从腰间摘下玉佩，说：“请小姐不要嫌弃。”

娜仁接过玉佩，玉佩还带着伍家泉的体温，又看看两匹耳鬓厮磨的马，忍不住泪盈满眶，她翻身下马，抱着千里志的头，许久不放。最后对着伍家泉说：“你一定要对它好，不要像对待一般的马那样。”说完，她使劲拍马屁股一下，千里志便又向东跑去。跑了一百多米，它又停下来，回头望。再看娜仁小姐，已经驾着千里飞向北走了。千里志又是嘶叫，声音悲怆。

◀ 奇遇巴特尔 ▶

巴特尔是一个高大的蒙古汉子，他不知道自己早已经进入了陈铁头的视野。那天在善坊堡的客栈里，陈铁头就已经注意了那个叫做索梭格的蒙古青年，他心里敲着小算盘：这个索梭格或许就是独贵龙的成员，虽然那天晚上那王府的女子妨碍了他的行动，但是他的消息很可靠，独贵龙的人会在那几天碰头。果然不出所料，他的手下看到索梭格与巴特尔碰了头，于是，他们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在后面。

巴特尔在前面骑着马走着，陈铁头和两个手下在后面跟着。巴特尔突然掉转马头向着他们跑过来，到了跟前他一抱拳说：“请问几位有何指教？”陈铁头抱拳说：“在下是张垣的护城尉，恰好与你同路。”

巴特尔笑道：“原来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在下犯了事？”陈铁头哈哈大笑，说：“兄弟行得正做得直，难道是心虚吗？”陈铁头其实是想探一下虚实。巴特



尔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陈铁头说：“巴特尔的大名如雷贯耳，在下想跟你过过手，交下你这个朋友。”巴特尔想不到陈铁头会如此这般讲话，他倒是一个痛快人，说：“那好，现在就来。”一纵身，从马上跳了起来，从空中直扑向陈铁头，两只手如同鹰爪钳向陈铁头的双肩，那速度之快，竟令陈铁头的两个手下丝毫没有反应的时间。

这陈铁头，也非池中之物，他快速地伸出双手，抓住巴特尔的双肩，竟然像抓住两块石头，可见巴特尔的力气大得无比。两人互相抓住了对方的肩，一起滚到雪地里，又同时站了起来。巴特尔用力一抵，陈铁头立刻相抵还击，少说也有几百斤的力气，没有想到巴特尔借力打力，身体向后一晃，竟然硬生生地将陈铁头提起，离开了地面，然后借力旋转，甩着陈铁头转了一圈，呼地风声四起，猛力一抛。

陈铁头的两个手下傻眼了。呵，那陈铁头，不仅力气大，轻功也了得，在空中一个鹞子翻身，稳稳地站住了。巴特尔大吃一惊，大叫，“厉害，厉害。”陈铁头也大叫“天生神力”。

巴特尔知道陈铁头不是好惹的善茬，他很聪明，立刻蹿上马，抱拳道：“佩服，来日再会。”两腿一夹，嗖地跑了。

陈铁头这才晃晃肩头，感觉骨头都要被巴特尔捏断了，叹道：“在张垣，还从来没有人能扳倒我。”

过了上都古镇（元上都旧址），伍家泉和伍兴友正在不紧不慢地走着，听到身后一阵激烈的马蹄声，一匹栗色的马飞奔而来。马背上伏着一个人，像一只蹲着的鹰。也许是千里志受了感染，猛然跃起，一声嘶鸣便射了出去，速度飞快，竟然在十几秒钟内追上了前面的马。那马上的骑手甚是惊奇，回头看追上来的马。

伍家泉看到那人是一个高大魁伟的蒙古汉子，脸膛红扑扑的。那蒙古汉子转头对着伍家泉大喊：“兄弟，不错呀，比一比。”伍家泉哪里敢回话，千里志性情大起，也不等伍家泉下令，四蹄生风，又落下了那匹马很远。

那蒙古汉子一看这劲头，嘴里不停地嗷嗷狂叫，两腿不停地夹马肚子。伍家泉的耳边全是风，呼呼响，他紧张极了，不知道应该如何驾驭这马了。本来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如同眼前一个雷电炸响，一下失明了，感觉自己飞了起来。

千里志猛地又向前跃出，抛下对手，它嘶叫着，向主人请功。可是此时伍家泉已经失去了重心，在马背上起伏不定，再看身后的那个蒙古汉子，像长在马背

上一样，随着骏马奔跑的波浪有节奏地起伏。伍家泉不小心撒了缰绳，身体一歪从马的右侧栽下来，但是右脚却被马蹬子挂住了，身体被马拖着向前滑行。伍家泉大喊救命。千里志依然向前飞奔，霎时，拖着地上的雪沫飞扬。

另一匹马上的蒙古汉子一跃而起，稳稳地落在千里志的背上，双手猛拽马缰，千里志后足驻立，前蹄飞扬，像一尊雕塑。那人从马上下来，伍家泉狼狈地坐在地上，脸色煞白，皮袍已经被刮破了，看看右脚，虽然已经有皮脱落，但没有骨折，这才松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伍兴友赶上来，已经魂飞魄散。蒙古汉子拉着马，说：“兄弟没有受伤吧？”伍家泉拍拍身上的雪，说：“没有事，多谢救命之恩。”那蒙古汉子说：“我叫巴特尔，你呢？”伍家泉也报上姓名道：“伍家泉。”

巴特尔说：“你这马真是少见呀，好马！这马一定是有来历的。可你是个汉人呀，很明显这马不是你调教的。”巴特尔抚摸着千里志的额头，以示亲昵。那千里志倒是跟他很投缘，用头来蹭他的肩头，蒙古汉子高兴得合不上嘴。

伍家泉说：“这马是路上偶遇的一位蒙古知己相赠。”巴特尔大惊失色，看一眼千里志臀部的印记，慌忙跪下参拜，伍家泉不知是何原因，坚决不受。巴特尔说：“这马是我们那王家里的，您一定是王爷府的贵客，请受我一拜。”

伍家泉听了此言，心中暗想，难道娜仁小姐是位公主！可是，他的表情从容自若，对巴特尔说：“你救了我一命，我们当以兄弟相称。”巴特尔说：“此话当真？那我们就结拜兄弟，算我高攀你了。”伍家泉心里清楚，自己来到这蒙古地界，当然需要这些有胆识的蒙古人的帮衬，他虽然没有跑过江湖，但是侠义小说倒是看过不少。

两人当即以天为证结为兄弟，巴特尔立即称伍兴友为义父。巴特尔说他住在上都附近，是正蓝旗的。又问他们去哪儿，伍家泉说去多伦淖尔城西边的西菜园。巴特尔说他正要去城里办点事情，顺路。

◀ 租 地 ▶

伍家打算租地，那是早就策划好的，早在几年前，伍兴友就从小舅子赵沛生的来信里知道，这坝上，不仅可以种地，还可以找机会种植大烟。伍家泉从山



东逃出来的时候，他姥爷给过他一袋大烟种子，只要种下去，收回来的时候就是金子。西菜园在多伦多尔西城门的西侧。伍家泉的舅舅赵沛生住在那里。

见到赵沛生，伍氏父子与赵沛生三个人便开始核计如何弄到地。赵沛生介绍说，目前靠近城里的土地，一部分在汇宗寺手里，一部分在佐领巴尔虎手里。他们琢磨着先去一趟佐领府。

佐领巴尔虎的府邸坐落在多伦城的中央。巴尔虎的管家姓陈，此时，他正跟李子顺小声说笑，一口的京腔。佐领巴尔虎也出来了，跟他们打了招呼。有下人报：“那山东来的赵沛生求见。”李子顺立即对着巴尔虎献媚说：“我说今天一早听到喜鹊报喜呢，原来是给大人送银子的人到了。”巴尔虎也呵呵笑，示意陈管家接待来人一下。李子顺跟陈管家说：“我的地的事情，靠您了。”他偷偷地将一块银子塞过去。陈管家笑了，说：“事成之后再说。”

赵沛生三人进来，陈管家已经将地图准备好了。三个人围着地图看。陈管家说：“淖子东岸现在有地。”伍家泉指了指淖子东岸边的那块地，陈管家说：“这地已经让人租了，再往东走两里地，那是没有主的。”

伍家泉于是指着另一块地说：“这块呢？”管家说：“要拿下这块的话，需要把旁边的地一起租了。”伍家人明白，这是捆绑着租呢。“这个，得容我们再想想。”伍兴友说。“行呀，不过得抓紧时间，这块地你们不租，自然有人租。眼看就开春了，口内来的人太多，过两天你想租也租不成了。”陈管家说。

伍兴友说：“我们得到草滩上看看，这么大的事情，稳妥一些。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过来。”

陈管家送走他们三人，找到李子顺，说：“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办呀。”李子顺说：“好办就不找你了。”陈管家送李子顺出门，看到两个家丁在低声细语。陈管家严厉地问：“说什么呢？”两个家丁过来说：“刚才，我们见那个人骑的马有些蹊跷。”陈管家说：“有什么快说。”一个说：“我看见那个年轻人骑的那匹马有王爷府的印记，而且那匹马威风得很，一看就知道是好马。”

陈管家吃了一惊，赶紧回屋，跟巴尔虎汇报了此事。巴尔虎面色深沉地说：“李子顺到底有什么事情？”陈管家说：“当年他贪心，把水淖子周围的地包租了，后来发现那地上水比较困难，想退地又怕你不高兴，所以想让我把地转给别人。”巴尔虎厌恶地说：“这个李子顺。”陈管家看到了巴尔虎厌恶的表情，识趣地退下了。